

榜眼



吃蛇

东坡一行到达惠州的当天晚上，太守詹范在合江楼设宴接风。

这詹范，也是个饱读之士，久仰东坡大名。如今东坡来到他的辖地，虽然明知他是贬官，但照例破格接待，这使东坡颇为感动。

大家先是寒暄介绍，接着就打开了一坛酒，每人面前倒上一碗。东坡一路风尘，久未饮酒，现在闻到酒香，肚子里的馋虫便要出来，不由问道：此为何酒？

詹范恭敬答道：坡公，此乃当地的米酒，名罗浮春也。东坡口中说道：嗯，名字不错，闻着也香，不知味道如何？东坡的意思，詹范你还快点提议饮酒！但他却不肯说，反倒有一盆汤先上来了。詹范起身，亲自掌勺，为他盛汤，又说：坡公，岭南的规矩与中原有所不同，开席必先喝汤哦。您尝下先，这汤味道如何。

东坡心中便有点作怪，而且对他说话的语尾词和语序感到别扭，但是他还是喝了一口汤，感觉味道鲜美，异香满口，不由赞道：好汤！这里面放了什么？

詹范看了朝云一眼，欲言又止，他说：坡公，暂且保密，最后再揭秘底咯。

于是众人便一起喝汤，满桌都是吸溜吸溜的声音。只有朝云轻轻啜饮，显得姿态优雅。詹范这边出席的官员，目光便都偷偷往她身上溜。他们都不明白，这样一个妙人儿，为何死活跟着一个糟老头子跑到这瘴病之地来。

随后就开始上菜了。塘虱鱼、白切鸡、酿苦瓜……又一道豆腐上来，詹范介绍说：坡公，这道菜叫作酿豆腐，是在豆腐中间挖个洞，放入肉馅，蒸制而成。据说当年客人来到这里，过年包饺子，却没有面粉，只好拿豆腐代替……

哦，原来如此！东坡应和着，他举箸尝了几道菜，觉得味道真不错，就越发想喝酒。他抬眼看着詹范，却见他光顾说话忘事，似乎把酒忘了。他实在忍不住，就说了一声：詹太守，咱们喝点酒吧。

詹范这时好像才突然醒悟，急忙端起酒碗，起身说道：诸位，苏大人、苏东坡学士，乃大文豪也。他来惠州，是惠州之福也。来，我们热烈欢迎坡公莅惠！

众人齐声响应，一起起身，面向东坡致敬，东坡急忙说道：感谢詹太守抬爱。苏某身为贬官，承蒙不弃，三生有幸！为表谢意，我干了！

东坡说罢，迫不及待将酒一饮而尽，但觉热辣辣的酒水霎时灌溉了饥渴的胃腑，那感觉真的是好极了。他不由说道：罗浮春，好酒啊！

酒一喝开头，酒桌上就乱了。大家纷纷过来敬东坡，东坡来者不拒，很快就有点舌头打结，慌得朝云急忙站起来说：各位大人，学士他酒量有限，大家不要让他喝了，谢谢大家了。

詹范也说：诸位，那就缓下先。对了，还有一道大菜没上哦！

正说着，侍者又端来一个盘子，盘子里放着的，是一截截带有脊骨的金黄色肉段。詹范就让东坡和朝云先行品尝，看这是什么佳肴。

东坡虽然酒有点多，但是舌头的味蕾却还敏感，他吃了几口说道：此物有鸡肉味道，也有鱼肉味道，但是既非鸡亦非鱼，不知到底是什么味道！

朝云也说：嗯，这味道反正我从来没有吃过。

听他们说完，詹范这边的人，便都笑了起来，有一个说：那就对了。

东坡和朝云便看着他们，只听詹范说：坡公，夫人，我说了你们不必介意哈，这是蛇的味道。还有，我们刚才喝的汤，乃四蛇汤也！

东坡闻听此言，不由神情大变，感觉胃肠霎时起了反应，但是他尚能持得住；却听朝云惊叫一声，立即以手掩口，起身朝门外跑去，很快传来呕吐之声。

酒桌上霎时一片尴尬，詹范连连说：哎呀，本想让你们尝尝鲜哦，没想到……

酒宴到此也就散了。詹范亲自把东坡和朝云送回楼上的房间，又讲了一通“岭南人什么都吃”的道理，东坡便说没有关系，我们会渐渐习惯，入乡随俗嘛。

送走詹范，东坡再看朝云，脸色依然蜡黄，不断干呕。于是他尚能解起来，心里便怪这詹范还是年轻，做事有点鲁莽。虽然也是好心，却不懂得南北习俗的巨大差异，更不懂得一个意欲皈依佛门的女人的心。朝云平日肉都很少吃，现在却瞒着让她吃蛇，她怎么受得了呢！唉……

东坡看着朝云躺下，回想刚才喝蛇汤、吃蛇段的经过，也不由有点恶心。心里便怪这詹范还是年轻，做事有点鲁莽。虽然也是好心，却不懂得南北习俗的巨大差异，更不懂得一个意欲皈依佛门的女人的心。朝云平日肉都很少吃，现在却瞒着让她吃蛇，她怎么受得了呢！唉……

世相



旅游团进刀具厂发了贵宾卡，最后凭卡领纪念品，大家领卡挺认真。

小伙子接待我们，他讲刀具性能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机关枪似的。

参观了几处造刀子的机器，七拐八拐来到“洗脑室”，卖方的“导购员”赞扬刀具，他温柔美丽的陷阱让你防不胜防。

小伙子扎围裙，小眼睛，大嘴巴，语速快。欢迎山东的朋友来到江南刀具厂，现在我讲刀具的特点……

我们坐凳子，两个随团的小孩在里边玩。小伙子表演的成分大。只见他拿出把亮闪闪的菜刀，我的刀敢砍钢管，不信现场表演。他握刀向桌子上钢管同志砍了三刀，摸摸刀完好如初。他叫坐在前边老同志检验。我们的刀，不光刀快而且刀把运用力学设计，切东西省力。

他讲：今天卖六百元，让利山东朋友，我另外再送一把切熟肉的刀，一把砍骨头的刀，三把刀仅售二百八。这还不算我再赠送磨刀棍一把，小刀一把、剪刀一把。这六件只收二百八十元。切生肉的和切熟肉的刀要分开，是生活常识，有益于身体健康。今天仅售三套。

他又拿出来刮皮刀，像我们家用的刮土豆、地瓜、黄瓜啥的刮刀。两头是刀片，中间绿色塑料手柄。他说：大家都知道吧，这是刮刀。我厂刮刀坚固耐用。随拿起白萝卜刮了几下，又刮了几下，他卖了个关子，把刮的萝卜片儿一抖，变成丝了，全是细细的萝卜丝。

苏东坡寓惠记（二题）

◆ 申平



后来，看着朝云睡着了，他也吹灯上床。迷迷糊糊刚要睡着，忽听朝云大叫：蛇，蛇！翻过身来紧紧抱住他，浑身发抖。东坡以为朝云惊梦，便拍着她的背安慰她，没想到朝云却清楚地说：这屋里有蛇，你快点灯！

东坡半信半疑，摸到火镰打着火，点亮了灯，一看之下，不由倒抽一口冷气。但见房梁之上，竟然真有一条手臂粗细的黑色大蛇，正盘在那里，昂起头颅，对他们吐着信子。东坡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蛇，顿觉头皮发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这时朝云不知哪里来了勇气，她跪爬起来，对着那条大蛇连连叩首作揖，口中说道：蛇神息怒。我和苏学士远道而来，不懂规矩，误食蛇肉，请千万原谅。

东坡此时也回过神来，接着说：对，我们过去没吃过蛇，今后也绝不再吃。

却也奇怪，那蛇不知道是听懂了他们的话，还是被灯光照怕了，反正它马上转身，顺着窗户的上方慢慢爬了出去。

这边，朝云一头扎进东坡怀里，放声大哭……

食荔

东坡到惠州不久，就听说岭南有四大佳果。哪四大佳果？惠州人的说法是荔枝、龙眼、香蕉、杨桃。东坡乃一吃货，一听说这些，就口流涎水。

在吃到荔枝以前，东坡就已经做足了功课。他曾多次重读白居易的《荔枝图序》和《过华清宫》，对那种“壳如红缃，膜如紫绡，瓤内莹白冰雪，浆液甘酸如醴酪”的东西充满想象；他也记起了杜牧的诗句：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他的胃肠对荔枝充满了期待。

大半年后，食荔的机会终于来了。这天，苏过背一竹篓，从外边回来，一进门就大叫：爹爹，霞姑，你们看我带回什么了？荔枝，荔枝啊！

东坡闻声从“思无邪斋”中跑出，迫不及待帮苏过取下背篓，拨开竹篓上面盖着的树叶，一把抓起一串荔枝，举起来看。但见这东西一个个圆如小球，皮上均匀分布着一些小疙瘩。颜色有红，也有绿，还有的是红绿参半。东坡不由分说，摘下一颗就要往嘴里放。苏过急忙说：爹爹，不是那样吃的。

苏过接着就做起示范来：爹爹，要这样捏开……

这时朝云娉娉婷婷从屋里出来，看了看荔枝，又看着苏过：这荔枝是哪来的？

苏过笑道：是老乡送的，霞姑你快吃吧。

此时东坡已按苏过的方法，剥开了一颗荔枝，里面的果肉果然莹白冰雪，他放在嘴里慢慢咀嚼，感觉甜中带酸，内核很大。他一连吃了几颗，不由叹道：嗯，好，不愧为岭南佳果也！

苏过说：爹爹，人家告诉我，这荔枝是早熟品种，还不算好吃。再过一个多月，什么糯米糍啦、妃子笑啦、桂味啦，都成熟了，那才好吃呢！

东坡说：这已经够了，我要回屋写诗去也。我脑子里现在已经有四句了：海山仙人绛罗襦，红纱中单白玉肤。不须更待妃子笑，风骨自是倾城殊。嗯，又来了两句：人闻何者为梦幻，南来万里真良图。

朝云、苏过一听，不由鼓掌喝彩。

不觉过了一个多月，街旁果然站满了卖荔枝的，远远一看，鲜红一片。只要东坡从街上走过，百姓便纷纷喊他品尝自己的荔枝。更有一个陈姓果农，邀请他到水北的



果园去采摘品尝。东坡在荔枝园里大快朵颐，快乐得就像是一个孩子。

这日，詹太守在一棵名为“大将军”的荔枝树下设宴，请东坡品尝荔枝。一群人高谈阔论，推杯换盏，并随手从树上摘下荔枝品尝。这时候，月儿升起来了，四周一片朦胧，詹太守起身说道：坡公，如此良辰美景，不可无诗啊！

众人便齐声说道：是啊，坡公，求你给大家吟诗助兴吧。

东坡起身，稍一沉吟，忽然眉毛一挑，朗声说道：有了，诸位听好：

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

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做岭南人。

大家一听，热烈鼓掌。詹太守叹道：坡公果然宝刀不老。我敢断言，此诗一定会像坡公的许多诗作那样，流传千古的。

果然没用几天工夫，这首诗先是传遍了惠州的大街小巷，接着又开始向中原极速传播。不久以后，四川乡党卓契顺来惠州看望东坡，竟也能倒背如流。

但是东坡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这个时候，他已经品出了荔枝的另外一种味道。那就是此物虽好，但若是到了小人手上，就成了争宠巴结的资本，甚至成为祸国殃民的罪愆。这夜他睡不着觉，开始在灯下写作《荔枝叹》。

正写着，忽觉耳边一股春风掠过，转头一看，原来是何仙姑笑吟吟站在他的背后。慌得东坡急忙起身下拜，口称：仙姑吉祥！

何仙姑轻启朱唇：东坡先生，又在忧国忧民呀！

东坡打了个愣说：哦，老夫这些天吃荔枝多了，想起当年为博贵妃一笑，十里一置飞尘灰，五里一堠兵火催的景象，就忍不住写上几句，一吐心中块垒。

何仙姑走过来看了看东坡的诗稿，点点头说：你呀，真的是一个心里装着百姓和天下的人。朝廷贬你，确有不公。

东坡听了仙姑这话，不觉喉头发紧，一肚子的委屈都被勾引出来。他刚要说点什么，却又被仙姑以手势止住，就听仙姑继续说道：不过嘛，你现在发牢骚，写文章，除了给自己惹点麻烦，半点用处都没有。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是非只多为多开口，记得朝廷贬你吗？

啊，是的，谢谢仙姑提醒。

哼，我看你呀，表面答应，心里还是不服。要不要我再把你的嘴巴搞歪呀？

哎哎，别别，仙姑千万不要。我以后坚决改正还不行吗。

何仙姑笑起来，说：好，那我就再信你一回。东坡你一定要明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来，奖给你几颗荔枝，保证你没有吃过。

何仙姑说着，便从袖口里拿出几颗荔枝来。

东坡看这荔枝，个头很大，每颗上面都有一道绿线缠绕。他急忙剥开一颗放入嘴里，但觉异香满口。不由说道：嗯，这是什么品种，我真的没有吃过。

何仙姑说：你当然没有吃过。这荔枝名为挂绿，是我家乡增城的特产，只有几棵树上才有。就因为外壳上这道绿线，所以叫挂绿。一般人，是根本吃不到的。

东坡一听，连连作揖，说：那谢谢仙姑啦，我还以为自己把所有的荔枝都尝遍了呢。看来，这吃荔枝也像做学问一样，是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呀！

嗯，所言极是。诺，这几颗荔枝都归你了。

东坡闻言，立即狼吞虎咽，瞬间把那几颗仙果一扫而光。一抬头，眼前哪里还有何仙姑的影子！他咂咂嘴，好像真的吃过什么东西，但是桌上却不见荔枝壳。

东坡想了半天，也没有弄懂刚才的事情是真是假，兀自叹息不止。

旅游购物

◆ 李立泰

女同志们的眼睛一亮，叫好！他说：我踩上去看看怎样？他把刮刀放地上，他单脚踩上……但是刮刀不多了，我要看看除去配套的还余不余？

他又拿出了淡绿色的塑料案板。咱们用的案板大都是木质的。木质的案板容易发霉繁殖细菌，据化验，木质案板的大肠杆菌是卫生间便池的两百倍！

吓大家一家伙。

我这案板是竹纤维的，坚固耐用，环保、卫生，重要的是对人体健康，所以说你买的不是案板是健康！

他举起案板来“啪！啪！啪！”冲桌子摔了三下。怎么样？坚固吧。

他的动作渲染了商品，烘托了气氛。今天也让利山东朋友原价一百八十八，仅售六十八。

这时，那个叫王一晨的小朋友对导购员说：你使刀砍砍你的案板。

众人哈哈大笑。

导购员一时觉得挺尴尬。说：请家长看好自己的孩子，别影响大家。

只见导购员从一女孩子手里接过个男式四角裤头，这是竹纤维的男式裤头。他双手插进去把裤头拉长三四倍，然后说：男人穿三角裤头，压迫前列腺，给男人买条四角裤头是献爱心。还有袜子也是竹纤维的治脚臭、脚气，数量也不多。还有剃须刀我把它放到水里，泡一会儿你看还行不行。

小伙子从水缸里把剃须刀捞出来照样飞转，他插上

电放水缸里照样充电。他这个表演有点让大家动心，不过剃须刀防不防水不重要。这款剃须刀原价六百九十元现价二百八。给男人捎个吧。下面咱随意挑各种东西。

导购员讲究，还真管用，大家踊跃购买，什么仅售三套？三十、三百、三千、三万……都有。

女人拥挤着买案板、刀具、裤头、刮刀等等。

山东的朋友大约消费了万元。

这还不算完，叫我们去领纪念品，实际是去超市走一趟。直线距离百米长的超市要走近千米的货台。

开始叫尝咖啡，小伙子表演一只手夹四个小杯子，另只手往里加咖啡。还有给巧克力豆的，不是夸张真是豆子般大小。卖刀的、卖衣服的、卖钢精锅的、卖不锈钢炒瓢的、卖毛巾的、卖袜子的、卖巧克力的、卖茶叶的、卖点心的、卖糖块儿的、卖玩具的、卖画的、卖工艺品的等等等等，这哪是刀具厂啊？简直百货公司。

最后赠送，给每位游客照相。游客这里还没摆好姿势，那边就照完了。

这回该放我们出去了吧？

对不起，还不行。还没领纪念品呢。

凭贵宾卡领纪念品排队，你往那儿一站，打印机把你的照片输出来了。

一寸的全身照，多寒碜人，再出张大的吧，九寸的。

小照片儿赠送，大的交二十元。哎！给你个硬纸页装照片。

阅微



相姑爷

◆ 孟宪歧

那年，小水跟爸去朋友家办事。朋友比爸小，小水叫叔。

叔家有一女叫小梅，秀气可爱。

十九岁的小水暗生爱慕之情。

爸看出了小水的心思，他也看好了小梅，就找了媒人去说亲。

叔对媒人说：“让小水来我家一趟。”

爸让小水带上了两瓶老烧酒：“你叔好这个。”

小水来到叔家，恰巧婶带小梅回了娘家。

叔说：“你烧火，我做饭，一个锅里，一个锅下。”

小水就烧火，叔忙着做饭。

小水在家经常给妈做饭打下手，自己还会炒菜呢。

吃饭时，叔去园子摘了几根黄瓜，薅了几根大葱。顺手就把小水带来的酒打开了一瓶，满了两茶碗：“一人一碗。行不？”

小水很尴尬，说行吧，自己确实没喝过酒；说不行吧，叔已经把酒倒上了。

小水只好说：“行吧。”

酒把小水辣得呲牙咧嘴的。叔呵呵笑。

很快，两人的茶碗见了底。

小水的脸红扑扑的。

叔问：“行了不？”

小水答：“差不多了。”

叔说：“差不多，就是还差点。差多少？你说。”

叔就一人又满了一茶碗。

小水有点着急，可不知该咋办。

不喝吧，扫了叔的兴，喝吧，喝多了，给未来的老丈人留下一个酒鬼的印象。

叔端起茶杯说：“你随便。别跟我比。”

叔喝一口，吃一口黄瓜；再喝一口，嚼一根大葱。

小水也不敢看着，也学叔的样，喝酒，吃黄瓜，嚼大葱。

小水是晕乎乎从叔家回来的。

爸问：“你叔咋说的？”

小水答：“啥也没说。”

爸不高兴了：“那你干啥去了？”

小水嗫嚅着答：“叔就让我喝酒。”

爸一拍大腿：“完啦，完啦。你婶就讨厌你叔喝酒，这回你也跟着喝，不成了俩酒鬼了吗？这门亲事让你给喝黄啦！”

小水小声说：“我婶没在家。就我俩。”

爸长出了一口气：“乖乖，以后可别喝啦。”

爸说：“你叔在家一言九鼎，不像咱家，你妈说了算！”

这件亲事小水心里没有底。媒人也没有下文。

过了几天，叔来小水家。爸妈很高兴，忙炒了几个菜，两人喝起来。

叔说：“大哥，让小水陪你，你喝不过我。”

爸说：“小水不会喝酒。你就饶了他吧。我舍命陪君子，行不？”

叔哈哈大笑：“我家的事，我说了算，你怕啥？”叔喝得高兴，把小水爸喝得一塌糊涂。

叔啥事没有，回家时喊：“小水，送我！”

叔骑自行车在前，小水也骑自行车紧随其后。离家不远了，遇见一辆拖拉机陷进泥坑里。

开拖拉机的是个外村人，叔和小水都不认识。司机说：“请二位帮帮忙。”

叔停下车子，问小水：“这忙能帮不？”

小水答：“能帮。不帮他，拖拉机就走不了。”

叔又问：“咋帮？”

小水答：“你们等着，我去叔家拿铁锹！”

不一会儿，小水拿着铁锹铁镐来了。三个人费了挺大力气，才把拖拉机从泥坑里弄出来。小水弄得浑身泥巴。司机过意不去，从衣兜里掏出一百块钱说给小水买件衣服。小水说啥也没要。拖拉机走后，小水让叔坐路边歇会儿，他自己又干了起来，一直干到天擦黑，才把泥坑垫好了。

小水陪叔住了一夜。

这回，小水依旧没有见到婶和小梅。第二天，叔让小水跟着去地里拔草。

小水肯下力，把手拔出了好几个血泡。

叔摸着小水手里的血泡说：“疼不？”

小水答：“不疼。”

叔又问：“累不？”

小水答：“累。可过了累劲儿，就不累了。力气这东西，用没了还有，不像钱，花了就没了。”叔微笑点头。

到了中午，叔说：“咱俩去饭馆。”

小水说：“行。我请您。”

小水让叔点菜，叔一气就点了四个菜。

小水试探着问：“叔，四个菜，怕咱吃不了吧？”

叔说：“那就点两个。”

酒菜上齐后，饭馆进来一对老夫妻，老太太搀着老爷爷。

别的饭桌都围满了，就剩小水和叔的饭桌没满人，老两口就坐下来。

老太太笑眯眯地问老爷爷：“你点菜。”

老爷爷推辞：“还是你点菜。你喜欢吃啥我就喜欢吃啥！”

看着老人恩爱的样子，小水心里暖暖的。

小水他们先吃完了。结完账，叔问：“你我都不认识他们，为啥给他们结？”

小水说：“叔，你看他们多幸福呀？就算咱们再送他们一个幸福吧！”

下午，小水要回家了。

临走，叔说：“告诉你爸，准备准备，下星期定亲！”